

欽定詩經傳說江纂

第一函
五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詩序上

宋子思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

作

或以爲子夏

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或以爲

國史

程子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

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

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

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

之首

孔氏穎達曰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爲傳

則是毛公之

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

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

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

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

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

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

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

孔氏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

別行。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朱子曰。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

序傳。竝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又以尚

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

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閒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程子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

自可辨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
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

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

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

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辯說

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

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

之邦國焉。

孔氏穎達曰。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旣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李氏樗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燕饗。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辯說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

用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王氏安石曰風之於物方

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

釋說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

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辯說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

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孔氏穎達曰：高以下爲基，遠以

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

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

關雎之義也



案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
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歐陽
氏修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
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
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
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
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呂氏祖謙曰魯
齊韓毛師讀旣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
乃以爲刺餘可知矣○王氏應麟曰薛
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但哀而不
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
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

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王氏肅曰：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孔氏穎達曰：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